



THE FIRST SEASON

# THE DRAGON HORNS

NADO/PRODUCER PLANS    JIANGHUA/WORKS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# 角

少年那多手记

THE DRAGON HORNS

那多·监制策划

蒋话·著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那多手记之角/蒋话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  
ISBN 978-7-208-12018-1

I. ①少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4652 号



出品人 邵敏  
责任编辑 卢茗 施玉环  
封面装帧 第7印象

---

少年那多手记之角

蒋话 著

---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16.5 字数 210,000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2018-1/I·1217

定价 32.00 元

# 序

那多

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开始提笔创作“那多手记”的第一个故事。笔下的记者那多二十出头，是个横冲直撞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不要命的愣头青，不论是碰到美女还是不平事，都有一腔热血，体力十足地出没于各种戈壁深山地下洞穴或都市里的黑帮丛林，世界的隐秘之处在那多的一次次险死还生中慢慢展现出来。

自那时起，那多经历了十多场冒险，自那时起，已十多年过去。我变成了个三十多奔四十岁的中年怪咖大叔，故事里的那多也历经了沧桑，知晓世间的种种厉害，热血褪去，在世情的险恶和人心的叵测间艰难跋涉。

可是这世界是需要热血的，需要有号角引着少年们在苍茫的黑夜里冲出一条往黎明去的路的。

好在现在有了蒋话，有了他的“少年那多手记”。他正是我当年的年纪，笔下的那多，以及少年那多身边的少年们，正扬洒着沸血，开始一场盛大的冒险。

随着他们去吧，带着你们的好奇，燃起你们的血。

如果你曾年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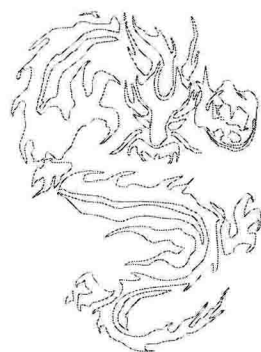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正年少。



目  
录  
CONTENTS

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001 | 序        |
| 001 | 序章       |
| 007 | 第一章·石棺丛林 |
| 043 | 第二章·英雄雕像 |
| 101 | 第三章·夺包之战 |
| 127 | 第四章·龙家兄弟 |
| 171 | 第五章·诡异迷宫 |
| 219 | 第六章·宫中浮屠 |
| 251 | 不是尾声     |

序章  
PROLOGUE



万物有灵。

时至今日，那多依然对此深信不疑，从而把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对灵异事件的“研究”、“钻研”上，有事没事都会到村口的书摊上淘稀奇古怪的书籍，立志做一个探险家，忘却了自己本来是想朝美术界进军的。

有人说改变志向好像赌博，赌赢了赢得半生荣誉，赌输了便可能走向万劫不复，所以极为重大。但其实那都是由果推因的马后炮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改变志向只是随心所动罢了，好比那多。

志向变更，他却并没有放下画笔。只不过近一年来，他只做写生，而且写生对象从未改变——自己家。卧室、客厅、阁楼，这样的写生作品已经在书桌上叠成了厚厚的一摞，遮住了半扇窗户，这还不包括六年间多次被清理掉的。

那多喜欢拿出两张同一地点画自不同时间的作品比对其中不同，经常如此，使他成了班里“大家来找茬”游戏的顶尖高手，但是他的目的显然不在此。

果然，还是移动了。

那多拿着刚画完的写生作品叹道。画中的阁楼线条散漫，但比例准确无比，好像是把阁楼按精确的比例缩小后挪到了画纸上。重点勾勒的是阁楼里放置的物品：笨重斑驳的储物箱、墙角闲置多年的脚踏车、各种年代久远的包装盒……

与几天前画的阁楼相比，储物箱朝东面略微移动了几寸；最大的包装盒上下颠倒放置；脚踏车变化不明显，只不过脱落的油漆碎片被压在车轮下，挣扎般从扁平瘫软的车胎下钻出一点边角。如果不是经过仔细的对比，谁能留意到这些细微的变化？仿佛屋中的事物化成微观的粒子，无时无刻不在剧

烈地运动着，等到那多观察时，已经在宏观上累积成微小的位移，谁知道蠢蠢欲动的它们，会带来什么？

半年前，那多开始留意到房子里的这种异常情况，物品仿佛生出脚来，自己改变着方位。有时吃准了东西在某个地方，却如何也找不到，等到放弃之后，它却悄无声息自己冒了出来。

当然，酗酒的父亲更不会在意这种情况。那多甚至想，该不会就是父亲干的吧，随意丢放东西，醉醺醺回到家的他事后忘记也很正常。

直到他从两幅写生中发现，母亲生前制作的八音盒，孤零零地立在客厅桌案下，被桌腿的阴影遮盖。那多清楚地记得它本来是被小心地放在抽屉里的，还包着黄色锦布，如今黄布不知所踪。而那几天父亲出差，家里只有自己。

于是，他继续着这样的写生，尽管数码相机已经普及，完全可以按下快门记录，他却坚持用作画的方式来对比，仿佛是用双手去感受房屋的每一个角落，或许是错觉，他的双手甚至感受到呼吸般的起伏之感。

眼馋骨软，分不清是梦是醒，那多隐约听到细细簌簌的声响，夹杂着轻微的物体碰撞声，从客厅里传出。

是父亲吗？不对，他早睡下了，没喝酒的时候，雷打不醒的。那多心中念道，思维稍微清晰，但是整个脑袋像是被蒙上了一层雾，鼻子里黏糊糊的，好像有一种奇特的味道经过凝结后塞满了整个鼻腔。然后，耳边传来了音乐声，很轻很轻，如果不用心去倾听，很可能被大脑过滤而忽略掉。

那多记起来了，这是母亲的八音盒发出的声音，虽然那多时不时还会给它上些润滑油、做做清理，但是八音盒实在过于陈旧，除了破音、走调，它已经无法演奏出悠扬的乐曲。那多仿佛能看到八音盒内部那生锈的齿轮与齿轮间艰难咬合，发出碰撞、摩擦声，十分刺耳。

母亲的八音盒怎么忽然响了？莫不是遭贼了？那多赤着脚轻轻走到房门边。

房门紧闭，不知道是否刚睁开眼、眼睛尚且迷糊的缘故，那多看到眼前

似乎有奇特的白气，这白气直接从他的气管进入，顺着神经中枢传到了大脑里，然后像一块白布一样蒙在了大脑上，让他始终觉得有些昏昏沉沉，仿佛很多大脑功能因为被布遮盖而无法开启，处于麻痹状态。

这好像是种迷药。他忖道，好在他开着窗，迷药在卧室里浓度并不高。

那多背部紧贴墙壁，同时伸出右手轻轻开门，音乐的声音增大许多，刺耳之极，像有两把生锈的刀刃在空中对砍、摩擦。虽然是夏季，肌肤与墙面贴合，寒意还是涌入毛孔游走遍全身，这下那多彻底清醒，打了个寒战。

黑暗中望去，并无多大异常，只是八音盒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是从父亲屋里传出的。难道是父亲思念母亲，所以转动八音盒？那多呼唤父亲，却没有回应。

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一念至此，那多悄悄进入父亲卧室，立刻闻到一股冲鼻的酒气，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看到父亲的腹部起伏不断，这才放心下来，那八音盒则摆放在卧室门边，刺耳的音乐就像闹钟的铃声。

那多盖上八音盒，声音立刻消失，屋子里恢复了安静，父亲的鼾声越发响亮。打开八音盒又睡着，父亲今天是怎么了？那多心道，将八音盒放到父亲的床头，忽然间觉得有些尿急。

既然起身，顺便去趟厕所吧。他想。

刚走出卧室，脚底便传来钻心般的痛，抬起脚低头一看，竟是电影《电锯惊魂》中的玩偶比利娃娃，比利那干瘪修长的鼻子像枯枝一般，扎在那多脚底。但当心中被恐惧充满时，疼痛也就算不上什么了。

比利怎么会在这里？那多呆立当场。自有一晚他被闪电惊醒，又被比利狰狞的笑脸惊吓后，玩偶比利就被放入阁楼的木箱里了，谁把它拿出来了？

父亲的呼噜声再度响起，多少让那多感到宽慰。他定了定神，回卧室找来手电，对着地面一照，随着光束看去，惊得险些叫出声来。

家中的许多物品密集地置于地面，除了比利娃娃，还有给足球打气的气筒、母亲生前用过的打字机……一大堆物品像长龙般一直延伸到门口。房屋

正门略微打开，能感觉到夏风吹入室内，一颗足球夹在门与墙面之间，仿佛要倾尽全力开门出去，却被卡在门缝中不得脱身。

莫非，那八音盒不是父亲打开的，而是它自己进入父亲卧室，转上发条，然后自己开始发音？

有鬼？那多咬着下唇。人们总是很怕鬼，认为鬼会吃人，这在那多看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。如果鬼真的神通广大，那人也就不怕死了，反正死后会成为鬼。换个角度来看，鬼也不会蠢到去杀人，杀了人，让那人变成鬼，如果那个鬼比自己强，岂不是自找麻烦么？

想到这里，那多胆子稍大。没有鬼，那么问题只是出在物品上，是物品有了灵性。

它们，是想出去吗？那多穿上鞋子，小心翼翼绕开长龙来到门前。只轻轻一拉房门，那颗足球立刻摆脱禁制，朝屋外滚去，沾上了屋外湿润的泥土，在不远处停下。原来正在下雨。

那多分明看到，庭院中央地面上画着一个大大的泛着光亮的箭头，好似用荧光粉所画，指向屋外的小径。零星雨点打在上面，并没将箭头洗去，反倒给它增添了一股水墨般的朦胧感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！那多背心沁出汗水，此时大约凌晨两点，村子里静谧得吓人。那多原以为自己会踟蹰，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已顺着箭头走出数十米，连雨伞都顾不上拿，好奇心还是战胜了恐惧。

雨势在逐渐增大，那多走上小径，马上又在不远处找到了第二个指示方向的箭头，此后每隔十多米便会出现在下一个指示，箭头之间仿佛要连成一条泛着荧光的路，那多小心翼翼地走在这条路上，心里却没有底，他不知道这条路究竟会把他带向哪里。

月亮被乌云遮盖，道路两旁的树木越来越多，挤压得道路越发窄小。此时雨已转为倾盆之势，那多双手拂面除去脸上的雨水，停下了脚步。眼前是

一座废弃园林，这是一个自己从未来过的地方，铁门微微开启，门内阴森森的只能看到遍地的树木，茂密的枝叶像女人的长发一般随风甩动，又像剧院里的帷幕，将园林内的景色挡住，不让外人细看。

再去看地面的箭头，哪里还找得到，豆大的雨点落在地面上，将箭头冲刷得无影无踪。

风起云布，乌云向日中渐渐收拢的时候，那多正在书摊上看书。这个书摊因为出售灵异类古书，成为他放学后必定光顾的地方，几年来不知道在书摊上花去多少零用钱，也与书摊老板结下深厚“友谊”。

此时那多手中拿的是一本《古今异事通考》。第一滴雨珠落下，打在插图正中，那里画着一个黑点，注释说此处有红光。“红光”被雨水沾湿，向周围慢慢化开去。

那多刚要抱怨书的印刷质量差，忽然发现自己认识这幅插图，插图所画的就是那天的园林，注释中说红光落在园林的严助墓附近。严助墓背靠一座由私家园林改造的公园，如今已不见墓碑，相邻的草地上有数个衣冠冢，相传葬下的都是些民国时期烈士的衣物。

《古今异事通考》指出，严助墓附近笼罩着一层看不见的红光，像一朵半透明的蘑菇云时刻笼罩着大地。《通考》的作者曾为此异象占了一卦，得出一个明夷卦。明夷卦离上坤下，明入地中，日入于地中，有明者伤、昏而暗之意，阴气极重，所有异象的根源就在地底。

那多皱起眉头，那晚发光的箭头、家里移动的物品，种种事件涌上心头。

“多少钱，这本书我要了。”那多说，尽管他要的只是那幅插图。

“老规矩，单册书一律五块。”书摊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，白色内衣外面罩了件短袖黑布衣，此时正忙活着在手提式藏书柜里寻找着什么，完全没有留意那多。

这老头，总是没个做生意的样子。那多摇摇头，把钱压在书下。

**第一章**  
**CHAPTER 01**

石棺丛林



## 1.

那多本来不叫那多，在母亲还大着肚子的时候，就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，叫那就好。

然而那就好小朋友没能听到母亲叫唤自己，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母亲就死了，难产死的。哪怕是那个年头，也很少有难产死掉的了，大家都说母亲很不走运，怀了个命中克母的儿子。

最令人胆寒的是，那就好的母亲死相极为可怖，当时几乎惊动了全村的人，村长认定此中有玄机，请来风水先生替那就好家算上一卦。

那风水先生便是后来的书摊老板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枯瘦的脸颊上很少有表情，因此给村人以干练、权威的感觉。他平日里除了替村人看风水，还做一些开锁、配钥匙的杂活，同时经营着村口的旧书摊。

别看他平日里形似面瘫，波澜不惊，算卦时这老头手执罗盘，倒是似模似样，时而翻白眼，时而口中念念有词，一不留神人已蹿到桌上。

“这孩子命中犯冲，五行奇特，会克死亲人。”风水先生指着那就好小朋友，仿佛看到鬼怪一般。那就好长大以后，看了漫画《风云》，知道原来自己的这种命格叫作天煞孤星，是专门为牛B人物准备的。

父亲很急，连忙问解救之法。

收了两百块钱后，风水先生为难道：“罢了，便破一破戒。那就好要改名，必须在近亲中，择一命格强、不怕克的人，取和他相同的名字，这样就能‘借势纳福’。”

于是风水先生又收了一回钱，拿着那就好长辈们的生辰八字一通算，算

出那就好的叔叔那多的命最硬。那一刻风水先生又疯疯癫癫地叫了一声：“哎呀呀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硬的命，简直比水门汀还要硬。”

从此，那家门里，有了两个那多。

那多叔是个记者，每次遇到小那多的时候，都有讲不完的冒险故事。小那多期望自己能像那多叔一样去冒险，经历最诡异的事情，破解最奇特的谜团。

他发现家中物品时常自发移动，却被父亲说成神神叨叨、疑神疑鬼。最可恨的是几天前的“荧光箭头事件”，说给好友林翡绯听，还被她数落为请病假的借口，那多可是真的淋雨生病了，可惜地上的荧光箭头被大雨冲掉，也拿不出证据。

那多被孤立了，以前这种感觉还不强烈，大概是因为以往的事件还不够量级，但是这件事发生后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可能是一个独行侠，除了自己之外似乎没有人理解他，理解他的志向。

## 2.

九月已是初秋，日头却还像八月里那么毒。那多睡在严助墓附近的草皮上，一会儿就迷糊起来。

那多并不是天生喜欢墓地，这种东西摆在哪里都不是喜庆的事物。只因那天荧光箭头带他来到废弃园林之外，天降暴雨冲去箭头标示，好奇心已被勾起。恰巧又得到《古今异事通考》指点，找到书中标明有异事发生的严助墓，算上昨天，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这里。

似醒非醒间，地下缓缓浮起一条幽长深邃的甬道，不知何处来，不知何处去。这甬道好似散了荧光，在黑暗中忽明忽暗，犹如脉搏般有节律地跳动。甬道的深处，光头男子双手抱拳，以一种恭敬的姿态，欢迎着那多的到

来。正当那多要仔细观察这条甬道时，忽然传来一阵轰鸣声，荧光化为粉尘，随风飘散了。

那多醒了，环视周遭寻找那条神秘的甬道，却哪还有踪影，轰鸣的声响也被如蝉鸣般的雷声代替。

是一场梦啊。那多略感失望，重新坐下，头就靠在石棺上，看着刺眼的太阳慢慢被云层遮盖住。再度起身的时候，后脑勺赶到微微的刺痛，就像被针刺了一样。

这时，他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，转身凝视片刻，动手轻轻一推，一股阴森气息扑面而来，就像开启了尘封千年的地下宝藏库，古老的寒意冲得他汗毛立起。他发现了那条地底甬道！

那多像被雷击中一般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有种失而复得的兴奋。

看来，做人还是得做自己，要是随波逐流，自己这会儿不还得在教室里写那篇该死的作文嘛，哪里会有这一番际遇。

他不禁笑出了声，忖道：“这才是‘我的道路’嘛！”

话说今天下午是高一新学期第三周的第一节语文课，出的作文题就是《我的道路》。面对这种狗血题目，那多心中连叹“屈才”。

我本是戏红尘的游侠啊，应当如海贼王般扬帆远行。那多这么想，不禁心潮澎湃，神驰到了千里之外。他在不觉中提笔，要将这波澜壮阔的场面记下。约莫过了二十分钟，精神回归课堂，那多意犹未尽，低头想要回味一番，奈何作文纸上只多了二十余字。

真是敏于行而讷于言呀，那多伏案自叹，想自己堂堂男儿，竟然受困于文字，羞耻啊。

他觉得屁股下面有火烤，坐不住了。他牙关紧咬，舌顶上颚，气运丹田，如此三分钟，渐至身躯颤抖。语文老师终于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，然后就见那多从椅子上慢慢滑下来，满脸细汗面色惨白。不得不说，这绝对是个

技术活。

于是那多就获准回家休息了。当然，如果他真的乖乖回家，就不会有现在的“际遇”了。

面对“际遇”，那多准备跨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右脚却像生了根一般抬不起来，他踟蹰了。尽管在看见细缝之初就满怀了对冒险的期待，然而真到了要行动的时候，未知的恐惧像两块沉重的铅灌入他的双脚，哪怕迈动一步也是格外困难。这或许就是叶公好龙吧，他自嘲地想。

犹豫不决，难以抉择，这场景多像考试中做选择题啊，那多脑海里浮现出四个选项：A. 机会难得下去看看；B. 撒腿就跑；C. 继续睡觉；D. 回家找爹。

那多平日里最怕做选择题，背心湿透，以至于T恤都黏在了后背上。忽然，耳边响起林翡绯的叮嘱：“三长一短选最短，三短一长选最长，长短不一要选B，参差不齐就选D。”这是考试前林翡绯教他的蒙选择题诀窍。

选A？好吧，但愿她是对的。那多想。照叔叔所说调整呼吸，慢慢放松下来，这样才能观察四周。

和梦中甬道混沌缥缈不同，眼前这条可以清晰看到青石板铺的路面，湿气很重，长着苔藓，走上去滑滑的。两边是青砖垒起的墙，也一样爬满了青苔。抬头是两米多高的半圆顶，没有灯和其他任何与现代沾边的设施。

那多壮着胆子向前走去。没几步，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。他吓得一个趔趄，脚下一滑，侧撞在一旁的砖墙上。

是自己的手机响了。他手忙脚乱地接起来，电话里传来熟悉的清脆女声。

“胖子啊。”这绝对是女生对男生的友爱调侃，那多一直这样坚定地认为。

他故作镇定地说：“嗯，哦，下课了？”实际上他觉得林翡绯的声音从没这么亲切过。在这种环境下只要是人声都会显得格外亲切吧。

“装什么腔呀，你最爱装了，你是装病的吧。”声音低低切切，又透着伶俐。

那多嘿嘿笑了两声算是承认，说：“学校不准带手机，你是在厕所里给我打的吧，还有回音呢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些其他的动静，先是“踢踢踏踏”再是“咯吱”一声，好像是厕所里来了别人。林翡绯的声音压得更低，完全是气声，几乎听不见了。

“你根本猜不到，我现在在什么地方。我周围别说女人，连男人和人妖都算上，也就只有我一个。”那多低声说。

“干吗学我压低声音？你又不在于厕所里。骗鬼呢，我才不信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一个气氛和厕所类似的地方。”四周阴冷的气息把那多的皮肤激起鸡皮疙瘩，绝对不是错觉，这里的温度要比外面低至少七八度，几乎是两个季节。那多有点害臊，自己刚才居然情不自禁地小声说话起来。他立刻把嗓门拔高，并且开始往前走。

“你说什么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……”

那多的声音在电话里变得断断续续。然后就断了。

“喂，喂。”那多看了看手机，上面的信号本来还有三格，转眼缩成了一格。再走出两步，一格都没了。

见鬼的地方。

### 3.

如果这是条墓道，瞧这宽度高度，那么通往的，该是多么大的一座墓